

媒體中的真相

——由一則微博新聞窺視中國大陸網絡媒體現狀

WANG Jiexi (SID: 1155132866)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CULS5213)

緒論

早在 2006 年，Grossberg 就警告過世人：媒體只能將世界呈現給我們，卻不能代替這個世界存在；畢竟，還有另外一個真實的“reality”存在于媒體話語之外。¹那個時候的媒體還為電視、報紙所主宰，而今天全球最知名的社交網站 Facebook 才剛剛成立兩年，人們對它的使用還停留在“分享我們的朋友對我們的啓發、支持和幫助”的層面上。²在網絡社會中，Deleuze 和 Guattari 預見的“rhizome”概念最能代表其結構：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監督關係是雙向的、開放的；每一個個體都可以向任何方向關聯到無限個其他個體上去，從而呈現出一種無中心、無邊界又無限鏈接、相互牽引的世界。³因此，許多學者曾認定，網絡這種打破絕對權力關係的結構能夠幫助邊緣群體尋求民主，然而，沒有人會想到，在資本經濟的入侵下，賽博空間中人們平等發聲的權利遭到侵害，娛樂和宣傳篡位奪權。⁴社交網站也沒有幸免遇難：在短短十幾年中，媒體賬戶的加入讓這一方賽博空間逐漸成爲了年輕人獲取新聞的主要渠道，同時，社交網站不斷與網絡媒體等同，網絡媒體也慢慢與其他媒體形式同質化。

在這樣的國際網絡環境下，中國在其中的位置顯得十分耐人尋味。自 2009

¹ Lawrence Grossberg, "Media in Context." In *Mediamaking: Mass Media in a Popular Culture*,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06): 4.

² Facebook,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facebookapp/> (accessed Dec 23, 2019).

³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Brian Massumi, New York: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⁴ Chris Barker and Emma A. Jane,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5th edition (Chris Rojek,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6): 473-479.

年起，包括 Facebook 在內的多個社交媒體網站陸續被“防火牆”封禁，中國大陸的網絡數據從此開始與世隔絕。在“牆”之內，社交網站的選擇顯得較為單一，最有代表性的兩個便是人人網（類 Facebook 的實名制社交平臺）和新浪微博（類 Twitter），⁵而在這個社會主義政權下的賽博空間中，媒體化、商業化也同樣生根發芽，聲勢浩大。時至今日，人人網已幾乎無人問津，而新浪微博在囊括大量官方媒體和自媒體賬戶后扶搖直上，成為“牆”內社交網站首選。

日前“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⁶疫情期間，新浪微博開通的“肺炎患者求助”話題，成為了主要疫區武漢及周邊城市普通百姓首選的網絡求援平臺。截至作者行文時，共有超過 56.8 萬微博賬戶關注了該話題，話題下微博的閱讀量突破 50 億次。⁷許多患者或患者親屬在話題下發佈信息，尋求醫療資源或者生活幫助，而全中國的賽博居民都在注視著這些個體的苦難。然而同時，官方媒體對這些個體求醫無門的信息缺乏充分曝光和披露，一時間也引起了不少討論。本文將以某官方媒體發佈在新浪微博上的一則新聞為文本，分析該新聞的組成成分，即短文和照片，旨在從中窺視中國大陸官方網絡媒體的本質，並嘗試以此為契機，探討我們應該如何通過賽博空間感知新聞中的“reality”和“truth”。

“我的遺體捐國家”事件

2019 年底，“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首先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爆發。由於該病具有高傳染性和高致死率，自 2020 年 1 月 23 日起至 4 月 8 日，武漢市封城。⁸在此期間，因肺炎患者人數激增，而醫療資源又相當匱乏，曾發生一起高齡

⁵ Chris Barker and Emma A. Jane,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5th edition (Chris Rojek,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6): 482.

⁶ WHO. WHO. <https://www.who.int/zh> (accessed May 7, 2020).

⁷ 參見附錄：Figure 1。

⁸ 新京報，“武漢解封，防疫仍然不能放鬆”，2020 年 4 月 9 日，<http://www.xinhuanet.com/comments/2020->

重症患者在病危時，拒絕使用丙球蛋白作為治療手段，導致最終不治身亡的悲劇事件。在“牆”內網絡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人民日報》⁹的同名新浪微博賬戶“人民日報”¹⁰（后簡稱“人”），對此事進行了圖文報道。¹¹在新聞簡訊中，除敘述事情經過外，“人”將重點放在該患者逝世前寫的七字遺書，即“我的遺體捐國家”上，並帶上了話題¹²“病危時寫下我的遺體捐國家”（后簡稱“病”）標志，同時強調了病人妻子在其病逝后對醫護人員的感謝。微博下的配圖包括：兩張病人住院期間接受治療的照片、一張遺書照片、一張醫護人員微信朋友圈¹³截圖（其中以該醫護人員的視角描述了和該患者相處的時光）和一張患者健康時的生活照。然而，在配圖中可以看到，遺書上除了寫著“我的遺體捐國家”之外，還有明確可辨的“我老婆呢？”字樣，但在文字中并未被提及。¹⁴

該事件的悲劇性使其迅速在微博平臺獲得關注。“人”發佈的新聞微博共收到近 6000 條轉發和評論，而爆炸性更為直觀地顯示在了話題“病”上：截至作者行文時，它一共獲得了 4712.2 萬的閱讀量。¹⁵評論中，大量網絡用戶對報道忽視另一句遺言“我老婆呢？”的做法略有異議，並認為這種省略有斷章取義、刻意宣傳之嫌。本文將從此條圖文多少有些前後相左的報道出發，借 Susan Sontag 關於攝影與真相的理論，及 Lee McIntyre 在“post-truth”方面的見解進行分析。

04/09/c_1125830833.htm（訪問日期：2020 年 5 月 7 日）。

⁹ 人民網，“人民日報社簡介”，<http://www.people.com.cn/GB/50142/104580/index.html>（訪問日期：2020 年 5 月 7 日）。

¹⁰ 后均以“人”代指該新浪微博賬號。

¹¹ 參見附錄：Figure 2。

¹² 在發佈微博時，用“##”將關鍵詞括起可形成話題頁面。話題與社交網站 Instagram 中的“tag”相似：參與該話題的微博數量越多，話題就會在話題排行榜上獲得更高熱度。參見新浪微博，“什麼是熱門話題榜？”，<https://kefu.weibo.com/faqdetail?id=12691&from=109C293010&weiboauthorid=>（accessed Dec 23, 2019）。“熱門話題榜幫你發現微博上正在熱議的新鮮話題。話題榜除了會考量話題的真實閱讀傳播覆蓋能力外，還會注重話題在傳播過程中引發的用戶參與度（例如討論人數、微博數），以及話題參與用戶構成多樣性。”

¹³ 微信為中國大陸內常用的網絡通訊工具。除聯絡外，用戶可以在微信上發佈動態，只有通過好友認證的用戶才能查看其內容。

¹⁴ 參見附錄：Figure 3。

¹⁵ 參見附錄：Figure 4。

真相？攝影？

有一句在賽博空間中流行的話叫：“有圖有真相”，指出人們將照片和證據的概念進行了下意識的等同。¹⁶當“我的遺體捐國家”事件進入人們視野時，人們不單看到文字報道中對七字遺言的強調，也看到了與之相悖的圖片信息。照片在文字的面前顯然更有說服力，事實看來似乎便是，“人”將患者的臨終遺言進行了人爲的刪減，而通過這種改動，突出了爲國捐軀的奉獻精神，而這正是媒體希望傳達的。許多人認爲，在彌留之際的老人還想著再見一面自己的妻子，展現了個體人性的光輝。而疫情期間，官方媒體大面積對個體不幸遭遇的漠視，已經招致網絡上諸多批評。所以，將這種將悲劇個案作爲意識形態宣傳文本的做法，其實是在重蹈覆轍，也因而遭到了許多聲討。

但 Sontag 提出：“Photographs cannot create a moral position, but they can reinforce one—and can help build a nascent one”，即新聞攝影的解讀其實是依附在人的思想上的產物，它僅僅具有暗示的作用，而且效果是因人而異的。¹⁷既然有人對照片的“decoding”¹⁸是穿鑿附會，就會有人不如此認爲：比如，許多民衆覺得，“我老婆呢？”一行字僅僅是患者和醫生的日常對話內容，並不算遺言，所以報道的解讀和立場都並沒有差錯。實際上，個體是否會受到照片的影響、會傾向何種方向，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該個體的“relevant political consciousness”。¹⁹在這一方面，香港戰地記者張翠容也給出了相似的答案，她認爲新聞中的照片

¹⁶ Susan Sontag,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RosettaBooks LLC, 2005): 3.

¹⁷ Susan Sontag,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RosettaBooks LLC, 2005): 13.

¹⁸ Stuart Hall,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Birmingham: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1973).

¹⁹ Susan Sontag,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RosettaBooks LLC, 2005): 14.

和文字并無分別，總是帶有觀點，帶有利益價值的判斷。²⁰因此，這個議題的正反雙方并無對錯之分，只是本身就帶有不同的政治觀念而已。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攝影本就扮演著“transforming history into spectacle”²¹的角色。照片失去了時間的概念，是一種永恆的、有距離感的場景，僅供觀賞，卻不轉述歷史。新聞中的兩行字究竟都是遺言，還是只有一半是，照片本身并不能帶給我們任何確鑿的答案，卻可以不斷向它的觀眾發出“invitations to deduction, speculation and fantasy”，²²從而讓我們一邊堅定不移的相信自己做出的推斷，一邊振振有詞地強調：有照片為據。在這場爭論的最後，許多聲音開始轉向對字跡相似性的研究，試圖從此分辨出所謂的真相，而這恰恰正是照片從來就無法“re-present”²³歷史的最佳論據。

事實？新聞？娛樂？

牛津詞典于 2016 年將“post-truth”一詞引入，給出的定義為“relating to or denoting 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這本是對事實讓位於情緒²⁴的諷刺，卻逐漸成爲了全球媒體的慣用伎倆。其實，Orwell 早在近 60 年前就爲我們預見了這一現象，並將擁抱這一思想的人稱作擁有“doublethink”能力的居民，這種人明明知道發生的事實，卻假裝不知、瞞天過海，因爲在他們眼中，與“truth”有關的本就不是“reality”，而是某種政治需要。²⁵在“我的遺體捐國家”的報道

²⁰ 張翠容，《行過烽火大地：戰地女記者游走邊緣國度的採訪實錄》（香港：城邦，2002）：28。

²¹ Susan Sontag,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RosettaBooks LLC, 2005): 85.

²² Susan Sontag,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RosettaBooks LLC, 2005): 17.

²³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Rosalind C. Morr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86-111.

²⁴ Lee C. McIntyre, "What Is Post-truth." In *Post-tru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8): 5-13.

²⁵ George Orwell, *1984* (New York: Signet Classic, 1961).

中，媒體對於個體為國捐軀的部分事實進行了過分的突出，卻掩蓋了其人性的脆弱，雖然算不上搬弄是非、顛倒黑白，但已經有了“some facts matter more than others”²⁶的趨勢，而這種為意識形態宣傳而生的新聞，其“post-truth”的傾向昭然若揭，對一個開放、自由的公共空間的塑造和維持來說，是十分危險的。

另一方面，這條新聞遭到如此多抨擊，也跟當時新浪微博用戶已經厭倦官方罔顧事實地“維穩”作風有關。“人”作為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的官方網絡媒體賬戶，忽視真實發生的一幢幢死別、疾苦，還對其進行某種程度上的曲解，打造出“propaganda”意味極強的“fake news”。這其中的目的不在與欺騙，而是在於“exploit and strengthen a flawed ideology”，即通過塑造絕對的權威形象來獲取信任和擁戴，最終，人們不再懷疑，因為他們真的以為自己在“acting on their own free will”。²⁷

然而，正如 Postman 所言，我們應該擔憂的不是“an Orwell’s future”而是“a Huxley’s one”。²⁸雖然 Postman 批判的對象限制在了電視方面，但放到當今社會的網絡媒體上也完全適用。賽博空間已經成為了新時代的娛樂空間，人們在其中接受到“implosion”式的爆炸信息量，逐漸陷入一種“postmodernist conundrum of eroded reality”²⁹中去，卻從來沒有意識到它們僅僅是充滿感官刺激的、同質化的“mass culture”³⁰。中國其他地區的新浪微博用戶以一個“voyeur”的視角觀看了發生在主要疫情區的故事和照片，但大部分人所做的行動，也只停

²⁶ Lee C. McIntyre, "What Is Post-truth." In *Post-tru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8): 10.

²⁷ Lee C. McIntyre, "The Rise of Social Media and the Problem of Fake News." In *Post-tru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8): 112-114.

²⁸ Neil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²⁹ David Bell, "Cultural Studies in Cyberspace." In *An Introduction to Cybercultures* (London: Routledge, 2001): 76-78.

³⁰ Theodor W.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 "The Culture Industry: 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 In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Gunzelin Schmid Noerr, Edmund Jephcott,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99-100.

留在對官方媒體的不作為發出幾句聲討的程度，這是因為他們在接受了大量疫情信息后，所有的悲劇都有了相似甚至相同的內核，而人們也就慢慢獲得了免疫。這種消費同類新聞的態度，正是 Kellner 口中，人們對提供震驚體驗卻實質並無區別的“spectacle”³¹在進行一種消費而已。新浪微博上“人”發佈的短新聞，對中國大陸的大部分網絡用戶來說，其實只提供了娛樂消遣的功能，而透過多種新聞視角，去反思事件真相和社會矛盾的能力消失了，留下的只有因捐獻遺體而感動的這一群“herd”³²，和因彌留之際還記掛親人而動容的另一群“herd”罷了。

結論

新浪微博上，“我的遺體捐國家”事件最終不了了之，近三個月後的今天，除了這一篇短短的簡訊，曾附帶的長篇新聞鏈接也已經失效。³³不僅新聞的觀眾忘記了他們看過的這些慘痛經歷，連媒體都可以撤回自己的報道。Orwell 書中主角的工作，正是替換曾經報紙上的內容，讓不需要存在的人和事永遠消失，³⁴但他沒有預測到，多年以後，人們不再依賴報紙，篡改以電子數據為載體的新聞不再需要大費周章。科技成為了新世界的自然規律，解釋權依然歸權力所有，而它變得更加絕對了，因為對於普通人來說，它的規訓，無法破解，也沒有漏洞。³⁵但在這其中，我們總能看到試圖打破枷鎖的質問和行動，也讓我們窺探到一些光明。“人”發佈的新聞微博上，評論並不算多，但話題“病”獲得的關注和討論

³¹ Douglas Kellner, "Media Culture and the Triumph of the Spectacle." *Media Spectacle* (2003): 1-33.

³² Theodor W.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 "The Concept of Enlightenment." In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Gunzelin Schmid Noerr, Edmund Jephcott,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9.

³³ 參見附錄：Figure 5。

³⁴ George Orwell, *1984* (New York: Signet Classic, 1961).

³⁵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Adorno, "The Concept of Enlightenment." In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Edmund Jephcot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34.

卻是積極的、正面的，恰恰代表人們在“post-truth”的統治之外開闢一處民主之地。

如張翠容所說：“世界不同角度的生存狀態，向我展現出生命的多變”。³⁶人類世界的悲歡離合、陰晴圓缺，在這個時代，正通過各種媒體呈現到我們的面前。它們被捕捉時，本就帶有“人的觀點”³⁷，又經過媒介加工，再受到資本主義浪潮之下利益天平的裁決，等輪到我們對這些形形色色的新聞進行體會時，它們其實早已面目全非。但無論是何種形式的信息，都有真誠的和虛偽的，我們唯有堅持獨立思考，才能在政治宣傳、意識形態、資本導向和其他種種枷鎖之中掙脫，看清這個和而不同的世界。³⁸

（除腳注和書目外，共 3978 字）

Reference

- Adorno, Theodor W., and Max Horkheimer. "The Concept of Enlightenment; The Culture Industry: 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 In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edited by Gunzelin Schmid Noerr, translated by Edmund Jephcott, 1-34; 94-136.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Barker, Chris, and Emma A. Jane.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5th edition. Edited by Chris Rojek.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6.
- Bell, David. "Cultural Studies in Cyberspace." In *An Introduction to Cybercultures*, 65-91. London: Routledge, 2001.

³⁶ 張翠容，《行過烽火大地：戰地女記者游走邊緣國度的採訪實錄》（香港：城邦，2002）：37。

³⁷ 張翠容，《行過烽火大地：戰地女記者游走邊緣國度的採訪實錄》（香港：城邦，2002）：4。

³⁸ Susan Sontag,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RosettaBooks LLC, 2005): 136.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Translated by Brian Massumi.

New York: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Facebook. *Facebook*. n.d. <https://www.facebook.com/facebookapp/> (accessed Dec 23, 2019).

Grossberg, Lawrence. "Media in Context." In *Mediamaking: Mass Media in a Popular Culture*, 3-33.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06.

Hall, Stuart.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Birmingham: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1973.

Kellner, Douglas. "Media Culture and the Triumph of the Spectacle." *Media Spectacle*, 2003: 1-33.

McIntyre, Lee C. "What Is Post-truth; The Rise of Social Media and the Problem of Fake News." In *Post-truth*, 1-16; 89-122.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8.

Orwell, George. *1984*. New York: Signet Classic, 1961.

Postman, Neil.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Sontag, Susan.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RosettaBooks LLC, 2005.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edited by Rosalind C. Morr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WHO. *WHO*. n.d. <https://www.who.int/zh> (accessed May 7, 2020).

人民網， “人民日報社簡介” ， 無日期，

<http://www.people.com.cn/GB/50142/104580/index.html> (訪問日期: 2020

年 5 月 7 日)。

微博，“什麼是熱門話題榜？”，無日期，

<https://kefu.weibo.com/faqdetail?id=12691&from=109C293010&weiboauthoruid=> (訪問日期: 2019 年 12 月 23 日)。

新京報，“武漢解封，防疫仍然不能放鬆”，2020 年 4 月 9 日，

http://www.xinhuanet.com/comments/2020-04/09/c_1125830833.htm (訪問日期: 2020 年 5 月 7 日)。

張翠容，“行過烽火大地：戰地女記者游走邊緣國度的採訪實”。台灣：城邦出版社，2002。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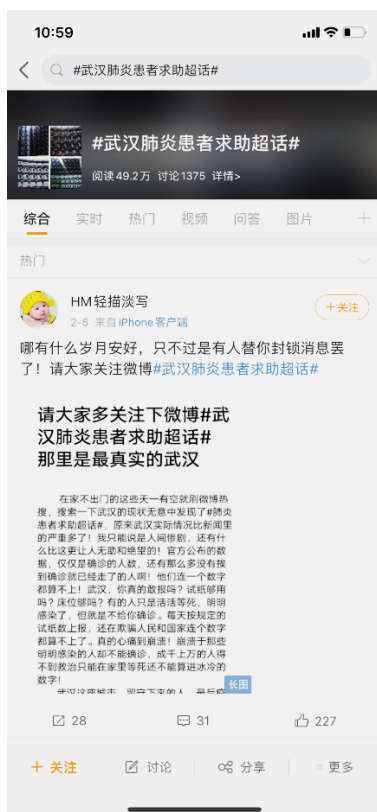


Figure 1: “武漢肺炎患者求助”超級話題 (左)

Figure 2: “我的遺體捐國家”微博新聞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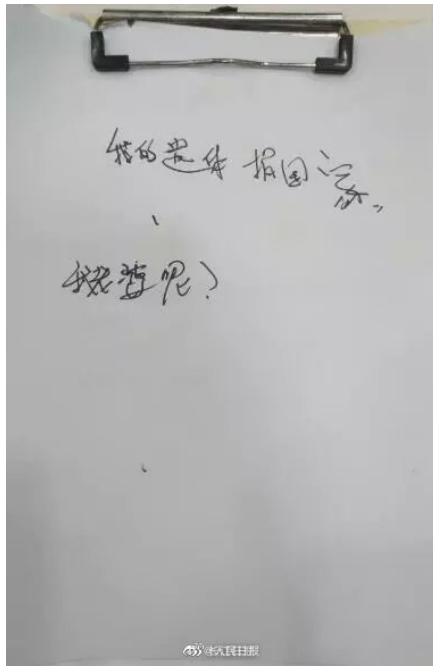


Figure 3: 新聞中遺書照片（上）

Figure 4: “病危時寫下我的遺體捐國家”話題（下左）

Figure 5: 新聞內原鏈接失效（下右）

